

COLOUR- CHANGING TIME

变色的时间

佐野洋悬念推理小说集

2

[日] 佐野洋 著

章吾一 译

珠海出版社



COLOUR- CHANGING TIME

变色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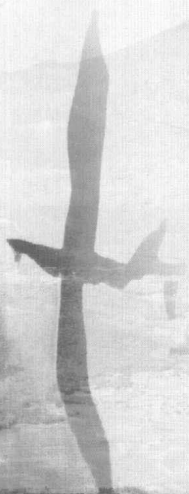
佐野洋悬念推理小说集

2

[日] 佐野洋 著

章吾一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佐野洋悬念推理小说集/(日)佐野洋著;章吾一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8 ISBN7-80607-881-9

I. 佐… II. ①佐…②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525 号

友人たちの殺人

Copyright© 1979 by SANO Y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eijusha, Japan 1979.

This translation based on Bunshun Bunko, 1982.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rved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China

under the licence granted by SANO Yo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 ju Ltd. Japan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a.

本书经中国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代理,日本国东京株式会社文艺春秋授权,
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佐野洋悬念推理小说集(2)

——变色的时间

©[日]佐野洋 著 章吾一 译

策 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张继业

封面设计:郭 炜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0756-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2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639346

网 址:www.zhcbbs.com

E - mail:fxb@zhcbbs.com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5.5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607-881-9/I·343

定 价:30.00 元(全二册,本册 15.00 元)

目录

1	花 束
23	躲避的理由
39	意外的电话
61	遗书是假的
77	方便筷杀人案
104	变色的时间
118	平安长眠
137	疯狂的遗书
158	被掉包的钞票
185	直视的目光
207	旧杂志
228	滑 梯

花 束

女子伸手将车内的收音机关了。她受不了爵士乐这种狂躁的旋律。

平日她不是这样，今天不知怎的为何这般烦躁不安，她自己 also 感到不可思议。

开车的男子默默地看了她一眼，也许他并不关心女子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

其实男子也很烦躁。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使他有些焦急。

他只想着早点儿赶到，无暇顾及女子的心理活动。她的神经像针扎似的疼痛。

由于关了收音机，刮雨器的声音显得很大。

但又不能将刮雨器停下来，下着这么大的雨，一旦将刮雨器停下来，五米以外的地方就看不清了。

其实开着刮雨器，能见度也不见得怎么好。在这条县道^①上几乎没有路灯。视野的范围仅限于车灯能照射到的

① 日本的公路有国道、县道。

地方。

男子注视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讲，只是集中精力开车。

由于挡风玻璃被雨点激烈地撞击着，她感觉车速很快，其实并不是很快……

女子不由地打了个冷颤，身体下意识地往里挪了挪。挨着门太近，有种危险感。即使这样还是感到不安全，她又往里移了移身子，远离车门，坐直了身子。她想像如果门突然一下子开了……

她曾无数次坐过这辆汽车，可从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恐惧。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单单今夜感到害怕呢？

也许是因为交通量骤然减少，感觉在这茫茫的黑暗中只有他们两人。他紧闭着双唇，那冷漠的表情，使她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前方，红色的霓虹灯依稀可见，那是汽车旅馆的大广告牌。

女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到了这里，总算有个盼头了。她透过黑暗看到了信号灯，并不是她对这个信号灯感兴趣，漠然地觉得只是个信号灯而已。

在黑暗中，又看到两个若隐若现的红灯，原来前面跑着一辆汽车。

“哎呀，竟然也有车！”

女子脱口而出。不知不觉，刚才那股孤独感缓和多了。

“呃？那是当然的喽！”

男子依然注视着前方，粗鲁地答道。

“可到现在才看到一辆车！”

女子继续看着那红灯。不远也不近，看来两辆车的车速差不多。

不久便看到了前面路口的黄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白天，由绿灯和红灯来指挥过往车辆和行人。到了晚上，红绿灯停了，只有这黄灯一闪一闪地来警示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正当此时，前面那辆车的刹车尾灯突然亮了起来。

他看见前面的刹车灯亮了，他也来了个急刹车。同时，那女子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

接着她听到一个沉重的声音。那不是雨声和刮雨器声，她感觉那声音来自附近的空气中。

“怎么回事？”

她恐慌地问道。

“前面那辆车似乎撞了一只狗。”男子答道。

汽车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速度。

可是前面那辆车好像突然加快了速度，那红色的光点，渐渐远去了。

“可是……”

女子欲言又止。她打算问一句真的是狗吗？不是人吗？可最终也没张开口……

花井点上线香，双手合十。祭坛中间摆着于三个月前去世的妻子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正冲着他微笑。

每天早上去银行上班前，为妻子点上线香，是他每日的必修课。

花井与同龄的大多数男人一样，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不相信死后灵魂不灭的这种说法。

那他为什么每天要给妻子上香呢？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但不这样做，他觉着不踏实。

多江子三个月前死于癌症，结束了她那四十三岁的生命。不，准确地说，她“不是死于癌症”。

当她得知自己是癌症晚期时，一次服下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服下这么大剂量的安眠药，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抢救不过来，何况这病弱之躯呢？

她对医生诉说晚上睡不着觉，让医生给她开安眠药。将医生每天给的药偷偷地藏起来，攒够了，一口气吃了下去。

她留下遗书，说自己已经知道癌扩散了。既然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就不想再连累丈夫和孩子了。

可多江子是怎么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呢？花井到现在也不得而知，遗书上也没有写明白。

“这还用得着说吗？”兼山道，“花井次长是瞒不住事的人……大概是从你的表情判断出来的吧。夫人跟你结婚有二十年了吧？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连这点事还能看出来？”

假如是同事或部下说出这种话来，他非跟人家打起来不可。

可兼山是支店长，是花井的上司，年龄也比花井大一岁。兼山不久就要回东京了，答应给花井升职。

基于这种潜意识，他不能跟兼山抬杠。

反过来一想，兼山说的也许有道理。

他的确是个喜怒哀乐形于色的人。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这点。

所以多江子能看穿也决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在她的面前强打起精神，在多江子的眼里反而显得不自然。

所以每天早上他对着多江子的照片双手合十行礼。也许出于一种赎罪的心理。当然也有别的成分在内……

这天早上他的必修课刚刚做完时，来了个电话。

花井感到不安，离开了妻子的祭坛。

他有一种奇妙的预感，难道银行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大清早打电话来。

“是的，我是花井。”

“对不起，一大清早打扰您。”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我是坂上。”

“坂上？”

“嗯。花店的……”

“啊！对不起，原来是坂上直子小姐！”

花井松了一口气。

坂上直子是多江子的朋友，直子比多江子小六岁。今年三十七岁。曾经结过一次婚，十年前离婚后，开了现在这家小小的花店。

“我想起了今天是五月十一日。”直子道。

“五月十一日？那又怎么啦？”

花井猜不出是什么事情。百日祭于上个星期就举行了，并且直子也来参加了……

“哎呀，您什么也没听说？”

坂上直子惊奇地问道。

“嗯……到底是什么事？”

“这不好说。那么……”直子沉默了。

“喂喂！到底怎么啦？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呢？”

“倒也不是不好开口……不，算了，也许我多嘴了。”

“您等一下。”花井连忙道，“您不要说半截话，使我纳闷。不管什么事，我都能挺得住的……”

“嗯——是吗？那么我跟你讲吧。其实是这么回事，多江子曾托过我一件事。”

“噢——是多江子吗？”

“嗯，在每年五月十一日，帮她送花……所以我今天想了起来，刚才我已经把花送去了。”

“那么实在感谢您……”

花井尽管不明白是什么事情，但还是向坂上直子道了声谢谢，“那么，那花儿是送给谁的呢？”

“送给谁……在电话里说不明白……”

“那么，午休的时候，我去店里拜访您。花钱付了吗……”

“花钱好说，我打电话不是为了这个……花钱吗，多江子在去年已经付了两年的……”

“付了两年的钱？那好吧，详细情况一会儿再谈。”花井把电话挂上了。

坂上花店离银行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她的店在一家所谓下駄式公寓^①下面，坂上直子就住在二楼上。

花店很小，只有一间门面。一进门，花的浓香扑面而

① 下駄式公寓——一楼为办公、商店，二楼以上是住宅。

来，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因为房间太小、花太多的缘故吧。

直子雇了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店员。

在多江子生前，花井经常与直子见面。

多江子小时候跟直子是邻居。由于她们相差六岁，小时候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

可十来年前，直子离婚后在这里开了一间花店，离多江子很近，两人从那时又开始重新交往。

多江子的娘家虽然也在本县境内，但在最北部。市内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有了这层关系，因此她和直子很谈得来。

不知何时，直子到他家来玩时，曾托花井给她介绍一个对象。

等她回去后，花井对多江子说：

“那个谁谁怎么样？”

当然有具体的名字，多江子一听笑了。

“你真是太老实了。那只不过是直子小姐的一种外交辞令。她才不会结婚的，除非碰上特别好的人……”

“唔？为什么不结婚？”

“这样不好吗？那事嘛……因为有好多事情……”

花井走到花店里首，跟直子对面而坐。他想起了和多江子的那番对话。

直子给人的感觉还是妙龄女郎。脸上的皮肤十分光洁，特别是从短袖衫里露出的半截胳膊更是令男士遐想不已。

的确……花井想到，这样的单身女人，有个情人是不足为怪的。

花井接过女店员端来的红茶，开口道：

“刚才如您所讲，多江子是什么时候托您的呢？”

“是去年。大概是五月九日或是十日吧。说以后每年的五月十一日都要去献花。千万不要忘了，为了别忘记，请在账本上……当时她就是这样说的。”

“账本？什么意思？”

“现在每逢生日啊、结婚纪念日什么的，都有送花的习惯。我因此为顾客准备了一个账本。比如，一个姓A的先生来了，这个A先生要赠花给对方，那人的名字和住所以及生日我都要问清了记在账本上。到了那一天，即使A先生忘了，我们也会把鲜花送到那个人的手中。多江子常来玩，知道我们这里的运作情况，所以她才说记到账本上。”

“原来如此，那么她已经交了两年的花钱？”

“嗯。一般预付款最少要付两年的。这样一来，委托方即使出去旅游，在指定的日子我们也会将花束送到。送花后，联系一下明年是否希望依然如此，如果希望的话，就请交上预付款……虽然这样做有些金钱至上，不过，交了预付款，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了。”

“没错……不交预付款，也许收不回货款来。”花井点了点头。

“多江子订的是五千元一束的鲜花，交了一万元钱。”

“那么，已经交了预付款……刚才在电话里怎么说不好开口呢？”

“嗯……那个……”坂上直子困惑地看着花井，结结巴巴地说道。

“也就是说，对方是个男的？”花井严厉地追问道。他想直子可能对他有顾虑，所以才不敢讲出对方的名字。

“不，错了。我想她不只是瞒着丈夫给男人送礼物。”

“那么……”

“怎么说好呢。对方的名字连我也不知道。”

“啊……”花井呆呆地看着直子，“那么，您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您把花送到哪里去？”

“有地点。她在地图上给我标出详细的地点……”

“不会吧。即使告诉您地点。没有接受的人，送货的人有办法送吗？”

“那个，您现在有空吗？要不我领您过去看看……”直子说着站了起来。

“那个嘛……”花井看了看手表问道，“需要多少时间？”

“路上不堵车的话，往返需要三十分钟……”

“是嘛……时间稍微有点紧，银行下班后可以吗？”

“行。到那时，也许可以沉住气了。”

直子若有所思地答道。

国道由东至西穿过市中心。到了市政府的前面，与国道交叉的县道向北延伸。

拐到县道往北跑去，住宅越来越稀少，不久便看见了汽车旅馆的大广告牌。

所以男人们在市内的俱乐部和卡巴列^①勾引女人时常说“去县道如何”？

由于这种意识作祟，花井在这傍晚的时刻，坐在直子店

① 卡巴列——带舞场的酒吧。

里的客货两用车上，由县道北上，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窒息感。

白天，温度比较高，到了傍晚气温急剧下降，皮肤感到一丝凉意。最初车窗还开着一条缝，由于感到有些冷，急忙把窗子关上。

与此同时，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飘了过来，比白天在直子的花店的花香更刺激人。这也是他感到窒息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还有所期待，他潜意识里希望她把他拉到汽车旅馆去。

午休见面时直子说：“行。到那时，也许可以沉住气了。”难道打算请他到汽车旅馆？

可是，不久她就将汽车停了下来，这儿不是汽车旅馆，而是有着红黄绿三种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旁边。

这里的护栏呈凸形，即使汽车停在护栏旁边，也不会妨碍交通。

“就是这儿。”直子将引擎关上，扳上手闸说道。

“这里？”

花井环视了一下四周，周围是蔬菜田。

前方五十米外有一家杂货店。其余的民宅离公路都稍微远点，在里边。

“嗯。就在那里……”

直子用右手指了指对面的车线，那是开往市里的行车方向。“可是那花束已经不见了。大概是被谁拿走了……”

“在那个位置？”

“是的……去年，这附近立了一个木桩，上面写着‘死亡事故发生地点’。多江子去年嘱咐说把花放在木桩旁边。

今年木桩没了，我只记得大体方位，便把花放在那里了。她还说尽量早点来，最好是旁边没人的时候，所以今天一大清早我便把花送了过来……”

“……”花井默默地摇了摇头。直子说的话当中“死亡事故发生地点”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把花束放在那木桩旁边……它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种假设。

“怎么样？下车看看？”直子问道。

“不用了，这样就行。我说，多江子是从去年才开始订花的吗？”

“嗯……”

“后来，有关这件事她都说了些什么？”

“没有……”直子摇了摇头，“我也想听听。我以为她可能以后会告诉我的……所以我没有问过她。”

花井被直子送回市内后，马不停蹄地跑到地方报社时已经将近七点了，他说什么也等不到明天了。花井有一个高中的同学在这家报社担任政经部副部长。

他不知道报社里是否还保留着两年前的报纸，他想托朋友查一下。

那位朋友早就下班了。当班的记者是位非常热心的人。花井拿出名片并说出朋友的名字时，他连证明也没跟花井要，便到处帮他联系，最后把花井领到缩微胶片阅览室。

据记者说，用缩微胶片保存报纸，占的空间比保存报纸要小得多。

花井惊叹不已，这种阅览装置非常好用。输入所需要的年、月、日，显示屏上便会显示出当日的报纸。进一步操作，可以翻页。当出现自己所需的文章时，还可以将其放大。

“死亡事故”大概发生在前年的五月十一日。花井瞄准了这一点。多江子跟那个受害者有某种关系，大概是在祭日时给他供上花束。

前年的五月十二日的晚刊上登了一条消息：“北早街肇事司机逃逸”。地点在“第二县道的北早街信号灯附近”，直子领他去的地方就是这里。

据这篇报道讲是一辆县道路科的作业车上的人发现的尸体。那辆车在离现场以北五公里开外的地点，进行道路检修。其作业时间是十二点到翌日早晨六点。汽车向工地进发时，路过现场，发现路旁躺着一个人。当时他已经绝命了。警察断定死于交通事故，推断事故发生在半夜十一点钟。也就是说受害者被撂在那里将近一个小时。

被害者叫八代隆介，职业农民，年龄六十一岁。

花井将报道中的要点记在了笔记本上便回家了。到家后，他立即查看住所录。这个住所录是多江子整理的，上面既有花井的熟人，也有多江子的朋友。多江子每年写贺年片时，总是对照着住所录，当发现住所录里还没有某个人时，便及时添上。

八代隆介如果是她的熟人的话，住所录上应该有他的名字。

可是，花井在上面却没有找到八代隆介这个名字。

这本住所录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如果有人去世，便在他

的名字底下画上红线。多江子如果知道未亡人和遗孤的名字，便将其填在旁边的备注栏里。

所以，多江子生前如果认识这位八代隆介的话，这里面会留下记录的。可在这本住所录里，没有找到一个姓“八代”的。

多江子为什么会给一个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人送花呢？

花井把儿子研太叫来。研太现在是市立大学大二的学生，平日开汽车回家。

他怀疑研太实际上就是那个肇事逃逸司机。

据坂上直子说，多江子委托她将花束放在交通事故现场旁边。条件是尽量早一点，不要让别人看见。

也就是说多江子想秘密地来做此事，她这样做颇值得怀疑。

但多江子绝对不会是肇事逃逸司机，因为她不会开汽车。

所以花井怀疑研太。

研太两年前还没有汽车驾驶执照。不过在校高中生可以骑摩托。也许他开着朋友的摩托车，将人撞了。

还有一个可能是研太借了别人的摩托车，害怕连累朋友将来不能再获得汽车驾驶执照，所以肇事后逃走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他感到很痛苦。便向母亲坦白了……母亲对独生子研太十分溺爱。

多江子不忍将研太送到审判官的手里。可第二天从报纸